

危难时刻你们怎么还关在象牙塔里 | 单读

原创 张赛 单读



在武汉一线奔波的外卖员张赛继续向单读发来他的近况。疫情形势依旧严峻，对病毒的认识也众说纷纭，这既让他紧张，也让他感到困惑——为什么学者不走出理论，多说说社会上的事，为什么医生不多写写科普文章，录几段视频，接受采访也好，“最好，笔下有感情，脸上有表情”。



我很忙，我看见清朝人

撰文：张赛

今天有点忙。脑子里都是想着送餐，路线的规划，小区的分类。

忙的时候，思想会停在动物的水平线。

同事说，不要走九医院门前。里面刮一阵风出来你就倒霉了。

我一直以为这个病毒可以通过空气到处流动传播。前天有个同学跟我说不会。病毒没有细胞壁，不能单独存活。就算有个人当面说话，唾液挥发，也得刚好落到另一个人有黏膜的部位，比如鼻孔，眼膜，伤口。

我没有什么生物知识，初中就打工去了。有一段时间我对免疫力感兴趣，因为看了一篇文章，说人类80%的病不是药物治好的，都是靠免疫力。我想找一些这样的书看，发现没有通俗的，没办法看。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笨，或者，医生和学问家一样，喜欢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。

我为我的无知感到羞愧。老爸不会。他可以搬把椅子细数村子里面谁仗义谁不仗义，一直讲到原子弹应该指着谁埋，国家领导人应该如何治理国家。无论生活中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都有一个明确的结论，好像这个结论揣在兜里，随时可以掏出来。

能不能学者走出理论，多说说社会上的事，最好笔锋底下捎带感情；能不能文笔好的医生多写写科普文章，文笔不好口才好的，抖音录几段科普视频，接受采访也好啊，讲讲日常的卫生，讲讲医学的奇妙；能不能律师走出律师事务所，躺床上的时候，对社会上面发生的事，站在自己的角度发出见解，最好，笔下有感情，脸上有表情；能不能数学家走出象牙塔，走到街头，提供一些计算模型，哪怕是如何让红绿灯更好用让武汉的路面更平这样渺小的事情。学问的本来面目是不是应该亲近人？不只是求钟求鼎？平时是这样，危难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平时我们互相亲近互相信任，危难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我们都自以为是地宣布我们进入这个世纪第二个十年了，为什么我的老爸还像一个清朝人？

中午，工作群里面发通知：125 小区一个疑似患者去世了。大家就不要再进小区了，和客户有效沟通。

真他妈倒霉，125 的单子派给我，一个同事骂起来。

有同事说，听说火葬场都忙不赢了。医院排队，死了还是排队。



天气实在暖和，爬楼出了汗。晚上和家人视频发现有点咳嗽，不想承认它，只怪咳嗽：你咳错了地方也咳错了时间。连名分也没有。

疫情刚发生的时候，我在网上看到许多流言。微博上面看到附近的人不断发出的信息。我跟老家的哥们徐贺打了一个电话。我跟徐贺说，我死了你看着办。我不怕死，我怕媳妇断了生活来源。徐贺说，滚蛋。

徐贺和我十八岁的时候都写过遗书。我跟他打电话，目的明确。写遗书的风骨没有了，想的都是遗孤。

想起从前看的电影，经常有这样场景：男主角从外面回家，顺手把外套脱了，挂起来。从前觉得小资，觉得阔气，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卫生习惯。

新闻上说，有一个治愈的患者出院的时候把旧衣服烧了。1998年，妈妈走的时候，老爸把她的衣服烧了，送温暖。以前觉得迷信。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卫生习惯。

看到一位爹爹蹲在公共厕所门口，用力咳嗽。我把尿带回工作站。

看到一个婴儿戴口罩，小小的口罩，有图案的口罩。

看到说31日开业的钢花菜场没有开业。一些菜贩想摆地摊，被城管赶走了。

看到普仁医院外面，有一个行人对另一个说，一家五口都.....我没有脑补。我很忙。

1 月 31 日下午，武汉朝阳街。看到下棋的人还在下棋，人也多了一个，口罩也不戴了。这劲头是要赢啊！不知道这个公共设施，他们能占用多久。

*图片来自网络



自征文以来，我们收到了大量来稿，如实写下了他们在疫情期间的所见所闻，这会是一份真挚而沉重的纪录，我们会留存它。

投稿邮箱：anonymous@owspace.com

点击小程序下单，购买最新上市的《单读 23 · 破碎之家：法国文学特辑》

[阅读原文](#)